



没有激情也拥抱

神秘的女人。
喧嚣的世界。
躁动的心灵。
盛开的玫瑰在欲望的飓风中凋零。
激情与理性、拥抱与背叛、爱情与阴谋、道义与欲望
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激烈碰撞。

没有激情也拥抱

叶京小镇 著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激情也拥抱/叶京小镇著. -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2004

ISBN 7 - 80188 - 230 - X

I. 没... II. 叶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22198号

作 者: 叶京小镇

责任编辑: 张 璐

封面设计: 程阳阳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(010)64267325 64240483(兼传真)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固安博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2.25

版 次: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1 ~ 6000 册

书 号: ISBN 7 - 80188 - 230 - X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。



上 卷

第一章	偷情	/3
第二章	婚变	/13
第三章	触电般的初识	/19
第四章	试探的背后	/26
第五章	狂热的追求	/37
第六章	一切尽在深爱中	/47
第七章	神秘的运筹帷幄	/53
第八章	惊讶地发现他的另一面	/56
第九章	岂止是不祥之感	/61
第十章	看似失踪	/68

第十一章	越来越神秘	/75
第十二章	你先跟别人结婚,然后再跟我	/80
第十三章	还有另一个神秘女人?	/85
第十四章	无休止的谎言被揭穿	/91
第十五章	其实他是早有预谋	/99
第十六章	期待着后半生的福气	/106
第十七章	她来了	/112
第十八章	等看清楚时已经迟了	/117
第十九章	暗夜的搜索	/124
第二十章	神秘电话	/133
第二十一章	毛骨悚然	/140
第二十二章	脚踩黑白两道	/146
第二十三章	更加毛骨悚然	/152
第二十四章	长着猩猩脸的女人	/156
第二十五章	跟踪	/163
第二十六章	四处骚扰	/166
第二十七章	不愁钱就愁香火不旺	/172
第二十八章	性骚扰	/176
第二十九章	丧心病狂	/181
第三十章	看谁更精于算计	/185
第三十一章	大出风头	/193
第三十二章	她也接到匿名电话?	/201

下 卷

第一章	BP机也会骂人？	/207
第二章	更多的人受骚扰	/214
第三章	捉奸要捉双	/220
第四章	黑夜中的恶鬼	/223
第五章	黑夜红血	/229
第六章	颤抖的欲望	/234
第七章	巨大的幸福	/236
第八章	越来越巨大的幸福	/240
第九章	祸不单行	/243
第十章	狭路相逢	/247
第十一章	相亲	/253
第十二章	又见幽灵	/258
第十三章	两个女人在同一房间	/263
第十四章	快逃	/269
第十五章	形同陌路	/273
第十六章	不管你怎么反抗我就要骚扰你	/278
第十七章	杀生	/284
第十八章	斯文扫地变魔鬼	/291
第十九章	毒誓	/301

第二十章	原形毕露	/308
第二十一章	惊异地发现了更深的阴谋	/316
第二十二章	死不认账	/324
第二十三章	威胁恐吓	/331
第二十四章	反腐精英的匿名信	/336
第二十五章	失踪	/340
第二十六章	谁是绑架者？	/345
第二十七章	表明心迹	/351
第二十八章	处女也有儿子？	/357
第二十九章	不得不辞职	/365
第三十章	报警	/370
第三十一章	面对面的两个男人	/376
第三十二章	真相终于大白	/381

上 卷

人们总是乐意看到美好的事物
但美好的不一定是真实的

第一章 偷 情

天冷，黑得早，还不到下班时间，人们就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办公室，长长的走廊鸦雀无声。肖建业起身走出办公室，站在门口往隔壁勾一勾头，见赵春艳低着头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肖建业快步走进去把一张小纸片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。赵春艳低头看去，字条上写着：明早在家等着，我给你电话。赵春艳抬起头来，莞尔一笑，心领神会地点点头，然后将字条七撕八扯，搓了搓，扔进纸篓里去。

第二天清早，肖建业把妻子姜丽送上计程车，一直目送车子远去了，这才大踏步上楼回房。一进门，先给赵春艳打电话：“喂，你过来吧！”虽然屋子里除他自己外再没别人，肖建业仍旧习惯于压低声音说话。做贼似的紧张里面和着莫名的兴奋，使他的语声带着微微的颤抖。

赵春艳放下电话，一头扑在穿衣镜上，再三地拢拢头发，掖掖鬓角，然后用小拇指小心勾出白发，一一地剔除，或是别进黑发里面。混淆在一起，就成了现在的灰白。毕竟是快 50 岁的人了，沧桑迟暮怎么都藏掖不住。

肖建业放下电话后,拿着拖布从里到外兢兢业业地把屋子拖抹一遍,然后拿出一条干净的床单,双手捏着两头一提,再一抖,一幅布覆在了旧单子上,浓浓的樟脑气味摊开了,蹿上来,使他沉醉。他俯下身子,用手将床单一下一下抹平。

“丁冬”,门铃震颤不止。

肖建业脚不点地飞身门边。门一张,随着一股扑面而来的冷风,赵春艳身前脚后一步跨进来。两人什么话都没说,只是紧紧地搂抱着彼此的身体。肖建业一手搂紧赵春艳,使其整个身子紧贴自己,另一只手掩上门,“喀哒”一声下了锁。

“傻弟弟,坏弟弟,亲亲我,快!”

二人合二为一,嘴对嘴,吮吸咋舔,一个进、一个退地移到床边,一歪身子,跌进床里面,一个串着火苗的世界。

事毕,赵春艳偎在肖建业的膀臂里,闷闷地问:“弟弟跟老婆做爱也这么着么?”

肖建业抽回搂着赵春艳的手臂,坐起身来,缓缓点着烟,闷头吸了几口,眼睛钝钝地看住烟头忽闪忽闪的一点红,说:“她,性冷淡,”说罢又抽了一口,“我们的关系不好,主要的原因,”他顿了一下,滞重地吐着气,仿佛有点难以启口,“就是性生活不和谐。”他其实隐瞒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,却不愿意叫外人洞悉到。只闪了闪厚沉的眼皮,将说不说地卷着尖尖的舌头。赵春艳像是有几分得意地问道:“你老婆那么漂亮,你们怎么会不和谐呢?”她世故地瞪着他,明知故问道。

“这是两回事。”稍停一下,肖建业又眨了眨酸涩的眼皮像是很无奈地说道:“漂亮又优秀的女人也不是那么好应付的,人家心气高,不见得就买你的账。”肖建业不是那种心直口快善于交际的人,工作之外,大多时候是不吱声,遇到非说不可的时候,也是掐头去尾的。这就给人留下沉稳厚道有内

涵的印象。偏偏女人就吃这一套。尤其像赵春艳这一辈的，能遇见个比自己年轻、有学问的男人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所以肖建业越是说得少，她越是觉得他肚子里面货多。比起对他的崇拜来，自己的这点冒险和对丈夫的不忠都算不了什么了。她微微昂起双层下巴，憧憬地看着他，一张口，下巴的肉便像放在沸水里面煮的鸡蛋，一窜一窜的，声音倒是紧致的，“男人一向是好色的，有哪个男人不喜欢年轻漂亮的，你老婆那么标致，又年轻，怎就把握不住你了？”

此话倒也不假，若拿肖建业的妻子姜丽与赵春艳比，那是没法比的两个世界，一个天生丽质，是远近闻名的美人，还受了大学完好的教育，家境也好。另一个早已青春不在，或许青春在的时候，在这张脸上也看不出多少青春的影子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虽然赵春艳也学着那些时髦女人，弄些浓艳的颜色在身上，但看着还是不上等。那个年代过来的人，资质高、运气好，又肯勉励的，还能赶上进大学的末班车。就算没赶上趟，或是奋斗个好单位，再奋斗个一官半职，前途未可限量的也不少。而似赵春艳这般的，就只能是一乡——城——工厂，工厂一倒闭，她也跟着下岗了。比起别的人，她还算幸运的，在家没呆多久，便托了熟人，在首屈一指的省级文化单位找了这份比较正式的临时工作，还能搭上像肖建业这么有文化又前途未可限量的人。家里那个男人怎么也比不上眼前的这个。想到此，她心头便是一热，爬起来一伸手从后面搂住了肖建业的脖子。肖建业让她搂着，还是那样闷闷吸着烟，眼睛凝视着眼皮子底下一点鲜亮的红光，仿佛他的世界里就只有眼前这一点红亮似的。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漂亮的女人哪个男人不想，一般在结婚之前想得更厉害些。”

“那，结婚以后呢？”赵春艳歪着脑袋，天真的表情放在她

这样的年龄,或是面貌上,显得不适宜。

肖建业把烟吞进肚子里,又吐出来,好像吐出来的不是烟,而是一口气,“好看的不一定好用,人家也不一定把你放在眼里。”说到这里,肖建业抬起头来,眼睛像是看往大老远处,却又被近在咫尺的墙壁顶撞回来,他不得不重新低下头去,自卑地说道:“漂亮的女人有种优越感,不是那么好伺候的,在性事方面总处于被动的位置,总是要人求着她,做爱跟做施舍似的,好不容易过一回夫妻生活,还要看人家脸色,紧跟着巴结伺候,还不定落得了好。”

“那容貌一般,条件也一般的呢?”赵春艳实际是在向他求证她自己。以她的阅历,对肖建业后面的话早已了然于胸,但她仍然期待地凝视着他。毕竟像她这么一般的女人在男人眼里也是有长处的,这就足够使她振作的。

肖建业眯着眼,恍恍惚惚看在火红的烟头上,眼睛惺忪得仿佛就要瞌着了似的,道:“正相反,容貌及各方面都一般的女人知道自己不行,凭借外貌收服不了男人,为笼住男人的心,会在性事上主动迎合,卖力地伺候,事事都顺服着,也肯在这上面下功夫。男人只要在这上面得到了满足,日子一久,心也就被系住了。对男人来说,女人不是用来摆在家里看的,而是做,做爱,夫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性生活,若是性生活和谐了,其他的不和谐都可以忽略,若是性生活不和谐,其他的和谐通通谈不上。性生活是夫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。所以不好看也不优秀的女人才是更合适做老婆的。”

肖建业的话刚一说罢,赵春艳便将双手在床上那么一撑,借着床板的力坐起来,对牢肖建业始终向着她的侧面呢喃道:“所以你喜欢跟一个大你许多又不如你的女人上床?”

肖建业不搭话,猛然丢开所剩无几的烟头,回过身,一个

翻波跃浪将赵春艳扑倒，狠狠地压上去……

有意夸大的情欲便被吸收进吱吱嘎嘎的床板里去了。

两人正弄得起劲，谁也没有注意到姜丽已经推开虚掩的房门，悄没声地立在卧房中央，直勾勾看着呈列在床上的白花花的两条肉身，眼中喷出的怒火能将整个世界燃成灰烬。

赵春艳的姿势是向上仰的，所以她先看到了姜丽，目光相交，赵春艳惊叫起来，惊怖的声音冲向天花板，又被顶回来，像个千年不散的冤魂，在屋子里打转。

肖建业正在火热间，平白里听到这么惊怖的一声，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顺着赵春艳的视线偏过脸来，“嗡”地一下，眼前一黑，撑着床板的两只手一软，险些栽下去，最终撑住了，“你，你，你不是出差？为……”

话未说尽，就听得“啪啪”的两声脆响，耳光重重落在肖建业的脸上，立刻煽起一片羞愤的红。几乎就在同一时间，两人赤条条跳起来，跌跌撞撞滚下床，混乱中，又抓错了衣裳，便也顾不得，先遮住私处要紧。

“我不在家，就由得你们胡来么？你当我死了是不是？大白天就敢领着这个不三不四的丑八怪睡我的床？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廉耻？你还要不要脸？”姜丽冷笑一声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赵春艳，不屑地摇着头讥讽道：“真是差劲，就要玩女人，不能找个像样点的么，瞧这一身肥唧唧的肉，啧啧啧啧，恶心死人了，老巫婆，一身的板油，让人搓了多少遍的脏水敢往我床上泼，看我好欺负吗？就你这么个老丑八怪，也配上我的床！告诉你们吧，我早知道你们两个狗男女干的丑事，今天特地放开手让你们胡日个够，就为来个面对面地抓奸，知道么？”姜丽笑得阴阴的，脸微微地扭曲。痛愤之下，还要逞强，还要美丽着骄傲着。

赵春艳垂着头躲到厅里去了，慌慌张张穿了衣服要走，却被姜丽大步抢出，抵住了门。

“想溜？没那么便宜。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赵春艳怯怯地看着她，只一瞬，目光便移开了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！”姜丽学着赵春艳的口气，有意拖长了尾音，用嘲弄的眼光往她身上打量了好几遍，故意做出恍然的神情，道：“呵，对了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偷别人的男人，现在就去叫你老公来，你两个原式原样再来一遍。”姜丽微微抬起秀气的面庞，稍稍有点尖的下巴，挑衅似地戳着赵春艳的神经。窘得她忙转过头去，求助似的望着刚刚走出卧室手还搭在裤子前面拉链上的肖建业。

“看什么看，刚才光着身子，还没看够吗？”姜丽偏过头，蔑视地睨着肖建业，冷笑道：“夫妻这么多年，竟不知道你喜欢跟能当你妈的老女人上床。既然你有这么特殊的嗜好，也不用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，索性当着大家的面儿，即兴表演一段三级片，让所有人都来见识见识小牛怎么啃老草。”话音未落，姜丽已奔进卧房，抓起电话。肖建业瞬间一愣后，随即快步撵上去，死死摁住话键，嗔怒地吼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姜丽道：“你说我想干什么！我要叫所有人来看你们怎么胡弄！”

“这不关你的事！”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这不关你的事！”

姜丽气得全身发抖，把握在手里的听筒狠狠掼在肖建业身上，颤声骂道：“我是你法定的老婆，你是我法定的老公，你玩女人玩到家里来，盖我的被子，睡我的床，你敢说这不关我

的事？你敢在法院说这种混账话吗？你要敢，咱们现在就上法院去。”肖建业听到“法院”两个字，立刻不言声了，厚厚的眼皮一推，中间便只剩余一条线，不知该往哪里看，但使劲地看着。

姜丽怒视着他，道：“到了这种时候，你还跟流氓似的耍横！你还要不要脸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廉耻？”说着又挥起巴掌来要打，却给肖建业一把抓住了。到了这种时候，肖建业不要横，又能怎样。一直在旁边观战的赵春艳，此时竟也忍耐不住似的帮起腔来：“有话好好说么，打什么人哦。”这话真好比一瓢冷水猛地泼进滚烫的油锅中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。就见姜丽拼了命摔开肖建业的手，扑上前抓住赵春艳的头发，只听得一声脆响，切实的巴掌已击在赵春艳的脸上。赵春艳想要还手，却给姜丽死死揪住不放，胡乱中伸手揪住了姜丽的头发，姜丽也抓住她的。两个女人扭作一团，你撕我扯拳脚齐上，活生生两个女相扑，打得难分难解。肖建业手忙脚乱拽这个，攀那个，急得直跳脚，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放手啊……”两个女人谁也不听他的，都使出了吃奶的狠劲，凭肖建业是个男人也难以扯掰得开来。

肖建业不由得跺起了脚，道：“好，让你们打，打个够，我走。”说罢抬脚就要走。两个女人同时放了手。姜丽抢上前拦住肖建业，道：“想溜么，没那么便宜，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走。”

肖建业抬手一指赵春艳说道：“好，我不走，你让她走。”话音刚落，赵春艳便低下头，三脚两步冲出卧房，冲出门去。当晚，姜丽自衣橱中搬出一套全新的棉被，就着客厅的长沙发椅躺下。黑漆漆中，玉颊上滔滔地滚下泪水来，落在被头上一摊一摊地漫开……

第二天一早,肖建业前脚进办公楼,姜丽后脚就跟进来,她瞟都不瞟肖建业,板着脸径直闯进局长办公室。

肖建业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,低着头,眼睛看在桌子上的一本杂志上面,只是看哪,哪都模糊着。他时不时地翻一翻页码,簌簌的声音仿佛将他从椅子上面掀翻了无数次,使得他整个人从身到心都趴下去了,但他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,毕竟是十来年的夫妻,兴许不像他想的那么糟。他也想抬眼看一下外面的动静,但他的眼睛仿佛种在杂志里了,怎么都抬不起来。

偏姜丽是有意要整得他人仰马翻,有意要炒作得人尽皆知,便无所顾忌一五一十放声把自家老公怎么跟赵春艳偷情,怎么被自己逮着的事全数抖落出来,连细节都没放过。

从古至今,凡是跟偷情沾边的事,是最容易被人广泛传播的。这么一来,肖建业跟赵春艳就仿佛被放在了放大镜下面,剥去衣物赤裸着放大了给人看。最初人们只听得轰然一声,一枚重磅炸弹打进心里,地动山摇地炸开来,这里、那里飞爆的弹片轰炙着人的神经,一波赶一波的振奋刺激。从众人脸上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表情上看,绯闻的背后还有着更深更耐人寻味的含义。这都因为肖建业实在算不得一个寻常人。

憨憨的脸和表情,一副书生相。虽然生在贫寒的农民家庭,却是个天生读书的料,在北京某著名学府得了硕士学位,毕业后回省城工作。他不算是能干的人,也不怎么会应酬,个子不高,谈吐不俗,有时不失几分幽默风趣,给人总体印象是斯文憨实忠厚质朴没什么城府心机,无论什么样的人,都大可以放心放手地与他交朋友。就是这么极其普通,放到哪里都不起眼的人,却干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,实在令众人无法相